

太史医案

初编

品宫廷御医之医案 求脉学圣手之心迹

清·黄宫绣/著

荆丽娟 肖健楠/整理

中国中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史医案初编

克己复礼

宋·张载

克己工夫未肯加，
吝骄封闭缩如蜗。
试于中夜深思省，
剖破藩篱好大家。

读中医药书，走健康之路
扫一扫 关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系列微信



服务号

(zgzyycbs)



中医出版



养生正道



悦读中医

ISBN 978-7-5132-2351-5



9 787513 223515 >

定价：45.00元

太史医案初编

清·黄宫绣 著
荆丽娟 肖健楠 整理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史医案初编 / (清) 黄宫绣著；荆丽娟，肖健楠整理。—北京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，2015. 4

ISBN 978 - 7 - 5132 - 2351 - 5

I. ①太… II. ①黄… ②荆… ③肖… III. ①医案—汇编—清代 IV.
①R249. 49

中国版权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2555 号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

邮政编码 100013

传真 010 64405750

廊坊三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 印张 21 字数 225 千字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 - 7 - 5132 - 2351 - 5

*

定价 45.00 元

网址 www. cptcm. com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

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

微信服务号 zgzyycbs

书店网址 csln. net/qksd/

官方微博 http://e. weibo. com/cptcm

淘宝天猫网址 http://zgzyycbs. tmall. com

导 读

黄宫绣（1730 - 1817），字锦芳，江西省宜黄县棠阴君山人，清代著名医学家。黄氏出生于书香世家，为贡生黄为鹗之子，他天资聪敏，幼承庭训，自幼习儒，为太学生。后专心致志钻研医学，对医学有较高深的造诣。其治学严谨，凡有“一义未明，一意未达，无不搜剔靡尽，牵引混杂，概为删除……断不随声附和”。他注重实践，探求真理，故其著作，概以“求真”冠名。如《医学求真录》《脉理求真》《本草求真》。其研究本草，论述药性，也是“每从实处追求，既不泥古薄今，复不厚今而废古，惟求理与病符，药与病对”。这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为后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

黄氏著述颇丰，有《脉理求真》《本草求真》《太史医案初编》等。其中《太史医案初编》一种，久久未得世人关注，实属遗憾。本书五卷，黄氏家刻本，刻于嘉庆四年，简称《医案求真》。本书有如下特色：

一、治学经典为先

黄氏临证时重视治法方药，但这正是他精研经典的结果。其审病每每援引《内经》《伤寒》，剖析理趣，随处可见。以经典之旨灵活变通运用于诊疗。如治一太阳阳明合病案，仅用

葛根、升麻、麻黄三味药，若非医理通达，仅仅是按仲景条文开仲景方，何能如此简洁练达？又如于治疟疾各案中用小柴胡，或重用半夏，或减去黄芩，或仅用黄芩五分，或倍黄芩，或力辨与小柴胡汤证不同之症。用经方而不拘于方药，入乎其内，又出乎其外，重在其理。又与“一味死守经方原方剂量、到老亦不思变”的“伪经方派”们不同。

二、立案重在教学

《太史医案初编》系黄氏于平生所治数千验案中取有教学意义者编辑而成，供子侄辈习医之用。在整理本书的过程中不难发现：本书从体例到各章节皆贯穿着作者精心策划的教学方法，每则医案也并不只像一般古代医案仅仅记录诊疗、描述药效、说明理论，而是充分浸润着作者“细处摄神”的教学意识。这种写作模式与近年来中医教育界提倡的“临床带教”“医案带教”不谋而合。

如第一卷开篇，作者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先花大篇幅就病之虚实、体质之阴阳、脉之变化、药之性味，参以自绘图表，综述贯穿全书之总诀。欲令人拿后文之医案，知于何处读起，知于何处学起，知于何处着眼入手，知于何处慎莫犯错，知于何处鉴别真假。后学以此为途，可体会黄宫绣，学习黄宫绣，模仿黄宫绣。作者自述家法，和盘托出，不令读者仅仅停留于欣赏黄宫绣，猜估黄宫绣。

再如每篇医案，多是先论一病，次论一病之诊疗要点，易犯错误，而后循循然述说所治验案，所得所失，一目了然，最后总结，前后呼应，浑然一体。且每案之中，皆有自己及曾亲

眼目睹此案子侄辈、学生辈的批注，末尾亦有自己总结和诸位后学的学习心得，既表达此书所述真实不伪，又重现黄氏当初以临证督导学生学习的场景。对比当今中医界之临床带教，读者当有所思。

本书卷五，又有《戒子八则》一文，黄氏训戒后辈晚生要勤俭孝悌、敬祖收族以立人，读书守法、远邪崇正以立学，茹苦甘贫、持盈保泰以立志，审时度势、思患预防以立时。

三、审病重视体质

《太史医案初编》首卷中以图表的方式论脏体偏阴、偏阳、平脏的特点和诊断要点。拿体质说话，既不偏擅于寒凉，也不偏擅于温热。善于在症之寒热与体质之阴阳之间辨别、取舍，认出真假顺逆，故尔手段高出俗医一等。真实假虚、真虚假实，案中比比皆是。黄氏认定寒热虚实，力排众议，纵使变症重重，亦必一以贯之。读者读之，则必有所感，不必赘言。

与世医多用寒凉不同，黄氏善用附子、干姜，他对姜、附，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。黄氏在运用姜、附时，必问饮食纳差与否，次辨素来脏体阴阳，再细参脉诊，三者相合，方敢大胆用之，否则弃之不用。且从医案中看，黄宫绣的附子更侧重于驱寒畅中，而非用于温补元阳，这与时下诸多喜用附子者又有着本质区别。

四、四诊以脉见长

黄宫绣的脉法，不是在《脉理求真》里写写就算了，而是真刀真枪拿来决大病、起沉疴。可以说，研读《脉理求

真》，却不读《太史医案初编》，便成了无的之矢。

单指诊脉是黄氏独特的诊法，其文中明言：“至于诊脉，余多用一食指触诊。若诊关而用三指并按，则关反被两指牵滞，而脉失真不实。此余本自李氏《纲目》所述卢子繇脉理，言甚可法，非敢妄为创设，以致受后指摘。”其脉诊水平，亦娴熟精巧。如第一卷中，治一身痒，因右关独异，则断其内气不清而非表证，径用木香、厚朴之类畅中而速愈。

又如有关奇经八脉的用药，历来虽有倡论者，然诊脉而见奇经八脉之病，却很少有人提及，以致后学无所适从。黄氏遵《脉经》中所述脉法，诊出奇经脉证，用奇经药品，而获痊愈，足证奇经八脉确有脉证、药证可循。如卷四治阴维虚损之心痛，卷三治督脉病脊柱痛，俱先述脉形，细致确凿，以印证经典，后用专药，准确对症，而效如桴鼓，此非熟读古书者不能。

整理说明

此次整理，以嘉庆四年黄氏家刻本为底本，现国内所存皆属此版本。然此书并非善本，版刻不佳，错讹不少，且因篇幅与当年更改刻板的问题，把正文缩成双行小字而与素有之双行批注混淆者极多。更甚者，本书某处明显原缺一页而页码竟然连续，后补刻一页插入者亦有之。此次整理做如下处理。

1. 对于繁体字，皆改为现行简化字。
2. 原文中对中药的俗称，经查《中药大辞典》未见者，则保留原貌；可辨认者，径改为现今规范名称。如“芡十”改为“芡实”，“巴吉”改为“巴戟”等。
3. 对于原文印刷辨认不清之字，用虚阙号“□”按所脱字数补入。
4. 对于原文误、脱、衍、倒等文字，能明确判断者，径改，并出注，不能明确者，只出注。
5. 对于成语、典故等，皆予出注。
6. 原书正文中的批注及评论皆以小字双行排版，今为与正文区分，皆用小字外加“【】”排版；文末评论用楷体，其署名用黑体，并外加“【】”。
7. 原文目录均在各卷之后，今按现代人阅读习惯，统一编写目录，置于文前，将原文中目录删去。另“诫子八则”原在卷五之首，今将其移至书末。
8. 本书有13幅“图”，原无框架，不便阅读，故本次整理时按现今表格方式排版。

在此次整理过程中，承蒙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邱浩先生

的指导及任恺天、苏楚吟的帮助，谨此致谢。由于整理者水平所限，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多提宝贵建议，以便在重印时及时改正。

序

黄翁名宫绣，字锦芳，凤岗八十叟也。其先人邃于理学，著有《理解体要》。游寓羊城，时得览其书，谓足以接先儒之踵、启后学之蒙，诚儒望也。翁少承家学，攻举子业。先人病多，遂弃制艺，专岐黄，且谓：人生天地，不可汶汶，上不能黼黻^①皇猷、建功立业，下亦当调燮斯人、扶危救困。惟医之一道，其庶几焉！然而其术虽仁，其害亦大。非数十年研精覃思，揣摩印证，未易道也。翁自《内经》以下，凡专门名家之书不啻汗牛充栋而无不博考，以会其变通采摭，以收其粹美。乾隆四十年，已著《医学求真》若干卷，进呈御览，刊以寿世。迄今廿余年，历症愈多，人所束手无措者，莫不转危为安。因思庸医少学之辈误人不胜痛指，凡诊法、辨法、断法之疑似，阳脏、阴脏、平脏之分详，细为论列，俾后学可奉为津梁。且将平日所治，叙其脉与症之异同、药与病之投合，或因辩论而申明，或因触类而阐发，无不条条款款，令人了然而后止，题曰《锦芳医案》。此翁之婆心如此，即至造次颠沛，而翁之心仍不释也。昔文正公遇一善相士，问曰：吾能做宰相否？相者久未答。复即问：既不能宰相，还可为名医否？相者笑曰：适欲为相，志何大也！转即问医，何遽小若是？请言其

① 黼黻（fǔfú）：泛指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。

故。文正公曰：宰相可仁及天下，否则惟医为仁术，亦可济时。士君子不此则彼，总宜有所建白于世，安可汶汶以终身也？相者惊服而退。吾于翁亦云。因问序，爰引以为赠。

岁嘉庆四年季夏月新城何致培退思氏书于羊城旅次

自序^①

余读《中庸》之书有曰：君子之道费而隐。此道字是贯天地人物而言，非一技之微、一物之细所可得而拟也。至医之一途，为人诊疾病、起沉疴，其道小矣。然道虽小，而理未尝不与天地之道相通。浅之病止皮毛，庸夫俗子亦得以伸其技；大之伤及脏腑，即名医诸公，亦有智所不能、力所不及，而叹医道之难，亦不曾费而隐者矣。夫医司人命，其中义理不可不细讲求，其讲求之法，要在先通文艺，次博医书，明其人身阴阳，通其脏腑经络，熟其经隧脉道，识其药性气味，别其风土异宜，分其气味厚薄，去其书之肤廓，求其书之真奥，然后详病以究病根、审食之多寡以定治法。其有脉与症殊、症与脉异，非真异也，实由考症、考脉不实而自异耳。凡此胸无只字、涉猎数方、妄为轻试，固属罔济。即使文艺精深，自少至壮至老，非不历尽寒暑，广搜医书，加意揣摩，去成见，辟谬妄，融会贯通，由博返约，归于一理。又或历练不多，临症稀少，与夫人情有乖，世味鲜熟，偏执不化，亦未有治克臻效，而致一无所失者矣。至于痨伤蛊膈，此最困医，其在诸书，已言莫治，但其病根未深，谷食未绝，口腹维慎，尚可挽回，否则难救。正如君子之道，大则圣人天地尚有未尽，而为人憾，

① 自序：原作“锦芳医案求真自序”。

岂有庸夫俗子鲜有知识而尚可言治乎？余生也晚，未得与诸先哲议论讲贯一堂，聆其指训，仅窃其书而私淑之，或谓可以入室。目今年已衰迈，起视诸医，舛错实甚，并以沙参之寒，改作扎参，以补肺气之虚，尤属大谬。爰取余昔治验方案，除一切真热真火，时医熟识，不得尽赴余治外，至于假热假火，及或胃气不舒、谷食减少，治之甚多。所详治法，皆是先明脏气，以分是阴是阳、是偏是平，次究胃腑虚实，以分危险顺逆，而尤审其脉与症符、症与药合，不得各为一说以致自相矛盾。第篇幅甚繁，又难刻布，因择经验之案、与时医不相侔者，共计一百六十首，分为五卷，既以表余一生研究之苦，又以示余儿辈，因应之用。际今圣天子御世，光协重华，德洽海宇，复奉颁发《御制医宗金鉴》，万民悦服，中外钦承。余著《医学求真》已于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，经先任巡抚部院海进呈御览，感激靡尽。兹集治略，凡属名公巨卿，医道素娴，谅可共质。至于篇内语多嫉俗，或訾余论之偏、余言之谬，特彼之先自锢蔽，又非鄙论所能使其顿释者。是为序。

时嘉庆四年夏五中浣七日之申酉抚黄宫绣寿正八旬书府公舍

弁 言^①

吾父名宫绣，号锦芳，所集自己治验医案，约共六百余种，久已藏贮私箧，以示吾辈。中因吾父先父先母两棺未葬，暂置医书而师青囊，无奈是书义理较医更深，功废八载而志未遂，偶于羊城留寓治病，每见诸医与父所治，觉有不同，因谓医以诸书所论为本，而《内经》之书，尤为诸书之最。按《经》所载“肾恶燥”句，时医知用地、茱滋润，天冬、麦冬以滋化源，俾得转燥为润，洵属合法。而《内经》所载“脾恶湿”句，其人委是命门火衰、寒湿深重、饮食不思、嗳饱呕恶，则地、茱、二冬自应暂置。胡为脾之恶湿，竟不思及，仍将地、茱、天冬、麦冬倍用，以致饱恶泄泻诸证俱备而毙。此实深可痛恨，惜无一人共为力救。并云诸医治病，脏体不分，真伪不辨，兼症不考，尤属不合。爰命儿辈将已新旧治验方案，内选四分之一，作为初集，以救近地时医固执之偏。余则分为二集、三集再刻，但此止可传诸异地，与父素未眸面、忌心悉泯，并有文理精深，或谓此书于世有补。至于近地偏浅，识见未广，沟腔忌克，及或文理不深，目此大有所拂，则父又未之何。

不肖男省吾识

① 弁言：原书无，据文义补。

凡 例

——治病先须分明阴脏、阳脏，以覩病之大概。其分阴阳脏之法，盖以脏阴，则病无有不阴。如命门火衰，其水自无不盛，水盛则脾必湿而食自不快矣，食既不快，则水饮入胃自必逆而上壅而肺寒矣，肺寒则外寒湿之邪自必乘内寒湿而至，而燥火之邪，自不得入。正如《易》之所云“水就湿”者是也。其脉非是浮滑而软，即属沉迟而细。治宜辛以散邪，温以除湿，热以补火，不得任意猜估，谓阳须阴附，而用润药夹杂。果尔火衰水亏，则症与脉自见，其病应入平脏施治。又脏阳，则病无有不阳。如两肾水亏，其火自无不盛，火盛则肝必燥，而血自必见沸，而咳作矣，血咳则心无血养，其身自必火烙而烦自生，心烦则外风火燥邪必乘内燥而淫，而寒湿之邪不得内入。正如《易》之所云“火就燥”者是也。其脉非属浮数而洪，即属沉数而实。治宜辛凉以散邪，甘寒以制肝，苦寒以清肾，不得任意猜估，谓阴须阳生，而用温药夹杂。果尔水衰火微，则症与脉自见，其病应入平脏治例。至于半阴半阳而为平脏，其病自必半阴半阳，药亦半阴半阳。凡一切过辛、过热、过清、过凉之药，概不可施，惟取轻平浅淡之味以为调燮。此余历历体会而出，是发隐而未发之旨，故于所治案内逐一按症明辩。

——平脏并非尽属□□□□而无多寡之分也。昔喻嘉言谓，此内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甚难。余谓分此甚易，但须察其脏阴，则火必衰，火衰则脾必湿，脾湿则食自不消化，不消则心坎之下一寸微觉有碍【正是胃有阴滞】，有碍则气不得舒，而有嗳饱嘈杂之作【时医多作悬饥泻火】，水不得泄，而有呕恶内壅【时医多作臭毒而用藿香正气】、过颡汗出之虑【时医多作自汗而用参、芪】，甚至饮食一粒不入，阳不得升，阴不得降，而有寒热交争【时医多作症疾而用柴、芩】，胃气作痛，而为莫大之祸【时医不知《内经》，而认小板书讹传诸痛属火而用苦寒】。故脉右关在初止见有一小珠溢指【时医不能轻取领会知是痰滞】，次则其脉右关有如一粒而软【时医又认为是火而用钗斛】，甚则阴气内鼓而见□□□□□□击指【时医又认为火在上膈而用芩、连，正是一错百错】，此阴脏之有分其脉症轻重如斯。若是阳脏，则火已寄于肝，而肝必□而燥，有如勃勃火发之势【阳症阳脉人人皆知，但须防有阴极似阳者】，火凌于心，则必冤烦不寐，而有百般错折不安之情。及至病势益增，肝火激血内溢，则必五窍不润，潮热骨蒸，咯血失血悬饥善食之虞，故脉左三部，在初止见枯涩不调，次则渐洪而数，及数则必坚劲有力，此阳脏之有分其脉症轻重如斯。是以阳脏见阴，在初止是心下有碍，饮食不多，脉则微有小珠应指，药必兼用壳、朴之味者，非是阳中具有阴微之象乎？既即饱嗳具见，而脉更有形如豆粒，药必进用广、半之味者，非是阳中更有阴气之受乎？又症呕恶备形，脾则浮滑而数，药必进用辛温兼热之味者，非是阴与阳齐、阳与阴杂而见轻重相若乎？阴脏见阳，在初止是心下勃勃欲动，其左手三部，始则枯涩不润，药必进用龙骨之味